

然後論中又說：

「次從彼彼得證法果……」

這個「彼彼」，可以解釋為是前面的聞、思，修所成就的智慧。也就是由正聞大乘教法，以及由正憶念、正思惟與實際修習，而逐步成就的聞慧、思慧與修慧。當然，智慧要有一個所緣的境界，而這個所緣境界，也就是大乘的法義。

因此，這裡所說的「從彼彼」，便包含了兩個部分：第一，是智慧本身；第二，則是智慧所緣、所行的大乘法義。

而「得證法果」，這句話就相當偈頌中的「得法」兩字。那麼，我們透過聞、思、修而證得的果是什麼呢？不外乎就是兩個部分：第一，是智慧；第二，是智慧所悟入的真理。這兩者，都可以稱為「果」。不過，由於後文「次從彼後起解脫智」既然已提到智慧，因此這裡所說的「果」，也就是指智慧所證得的法，亦即是指「真如法界」。

然後論中又說：

「次從彼後起解脫智……」

這句就相當是偈頌中所說的「得慧」兩字，也就是得到解脫的智慧、無漏的智慧。在一切智慧之中，有一個最根本的主體，即是「無分別智」。因為「無分別智」是一切智慧的主體，所以又稱為「正體智」。因為它是一切智慧的主體，所以唯有無分別智才能夠斷煩惱——不但能斷煩惱障，也能斷所知障——而得解脫。因此，當我們悟入真理之時，便會發起這樣的解脫智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是人此智隨深入遠能行此法。」

這一句則相當於解釋偈頌第三句「此智行此法」。也就是說，這位佛弟子的智慧，由此就能夠「隨深入遠」，隨順甚深，乃至趣向幽遠之境。「……深……遠」，又「深」又「遠」，所指的就不只是距離上的遙遠，更代表真理本身是極其深妙幽遠。因此「隨深入遠」，你可以把它理解為，那個智慧能隨順悟入那深遠的真理境界。當然，相對於大乘而言，小乘的智慧所悟入的境界，相對便顯得較淺；而大乘的智慧所悟入的境界，則是更深厚、高深。在佛法當中，常以「三獸渡河」的譬喻，來形容大小乘智慧的差別，

譬如有一條河流，假設這個兔子想要渡河，順著這個水流游過去，但由於兔子的體型小，因此牠只能浮於水面而過河。也就是說，因為兔子本身的體型小，牠雖然能夠進入於水面，也就只能停留在水的表面之處而已。

其次，第二個譬喻是一匹馬要渡河。當然牠也是順著水游過去，但因為馬牠本身的體型

又比兔子還要大一些，所以牠能夠深入於水裡，所觸及的水域自然也比兔子更深一點。

第三個是大象渡河。大象的體型最大，牠在渡河的時候，能夠直接腳踩在水底而行走過去。也就是說，大象的形體大，所以能夠深入到水底。

這就好比三乘的聖人，同樣都是悟入法界、悟入真理。真理是一味相、是無差別相；就如同河水一般，不管是水面上的水，或者是水底的水，其本質並沒有任何差別；不會因為位於水面或沉在水底，水的本質就有所不同。然而，雖然水的本質無差別，可是兔子牠所能夠觸及的，只是在水面的範圍；馬能夠觸及的，則能深入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位置；唯有大象，才能真正觸及河底。同樣地，三乘聖人悟入真理時，真理是一味相、無差別相。然而，因為智慧深淺不同，因此各自所能契入的程度也就不同。淺的智慧所能夠悟入的理，當然相對就淺；只有像菩薩、像佛的智慧才能夠達到究竟。因此才說，這個人的智慧，能夠隨入於最深遠之處，也就是不但斷除煩惱障，更進一步所知障都斷，才能夠契入於深遠的真如法界。因此，唯有如此深廣究竟的智慧，才能夠行持大乘的教、理、行、果這樣的正法。

世親菩薩接著下結論了：

「汝若自無此智，不應決定言非佛語。」

這一段內容，也正是對應到前面偈頌「未得勿非毀」這句的解釋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尚未得到這樣的智慧，尚未能透過大乘法義的聞、思、修，而生起無分別智，便無法隨順悟入大乘深遠的境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應當如此武斷地宣稱「大乘非佛說」。

換句話說，那些誹謗大乘的人，往往正是以這樣武斷地的態度，一向認定大乘非佛說。然而，不應當如此。因為我們尚沒有這個智慧，還不能夠深入於佛菩薩的境界，卻反而妄加評斷、批判這個大乘法義是如何如何，這樣的態度，豈不是不恰當？

D3、研經窮理：E1、順承續論，E2、釐清解讀法義四滯礙

E1、順承續論

已說能行此法智，次遮怖畏此法句。

也就是說，前面已經說明，能夠行持大乘甚深之法的智慧究竟是什麼；接著，便要進一步遮止對大乘法義的怖畏。

所謂「法句」，就是指大乘的正法。因為大乘的正法，經由佛陀以語言宣說出來之後，便形成了種種法教文句，因此稱為「法句」。而這些小乘行者，正因為對大乘法句生起怖畏，不敢面對、不願接受，所以才會否定大乘、誹謗大乘。因此，接下來便要遮止這種錯誤的態度。也就是說，接下來的偈頌，彌勒菩薩就是要告誡這些些小乘行者：應當止息、斷除對大乘法句的怖畏，這樣的態度是不應該的。

所謂「遮」即是「遮止」的意思，就好像說小孩子不乖、叛逆、學壞了，那作為父母的就要告誡說「你不應當如何如何」。這種勸誡與制止，就稱為「遮止」。同樣地，此處也是在告誡這些小乘行者，不應當對大乘法生起怖畏。對於大乘深妙之法，你們雖然尚無法有智慧來悟入；然而，如今佛陀已經出現在世間為我們用語言文字宣說，你們便不應當連佛陀說的這些文字法教，也生起怖畏之心，乃至進一步加以誹謗。

E2、釐清解讀法義四滯礙

偈曰：

不解解不深，深非思度解，

解深得解脫，諸怖不應爾。

這一段偈頌，若僅從字面意思來看，其實並不容易理解，因此必須透過世親菩薩進一步的解釋，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義理。

釋文對讀分四：甲一、不解，甲二、解不深，甲三、深非思度解，甲四、解深得解脫

甲一、不解

釋曰：

不解者，若汝言：「如是深法，非我所解。」如是起怖畏者不應爾。

「釋曰：」——以下便是世親菩薩對這段偈頌的解釋。

首先，這段就對應到偈頌中的「不解」兩個字。

「若汝言」——假設你們這麼說。

「如是深法，非我所解。」——這個大乘的甚深法不是我所能夠解了的，我不能解了這個法。

「如是起怖畏者不應爾。」——如果因為這樣的想法，而對大乘法生起怖畏之心，那是不應當的。

這裡所謂的「怖畏」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也就是說，當我們起「大乘的深妙法我不能解了」這種心態、這種想法的話，這本身就是一種怖畏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內心變得怯弱了、退縮了。因此，彌勒菩薩在此告誡佛弟子，不應當生起這樣的想法，不應當有如此軟弱的心而害怕大乘法，而認為大乘法非常的高深自己不能夠解了。

要知道，今天諸佛如來，也不是從本以來就通達這樣的深妙法。他也都是從凡夫位開始修學，透過聞、思、修的次第功夫，逐漸深入，乃至最後才究竟通達一切法。所以，沒有人天生就能夠解了這樣的深妙法。既然如此，我們也不應當說：「這個太高深了，我無法解了，我辦不到。」不應當這樣想。如果因為這樣而對大乘法生起怖畏，使自己的內心變得軟弱、退

卻，而無法繼續修學，那是不應該的。

甲二、解不深

解不深者，若汝言：「佛解亦不深。如其解深，何故說深？」如是起怖畏者不應爾。

其次，「解不深者」，也就是偈頌中的「解不深」三個字。

「若汝言」——假設你們這麼認為、這樣想、這樣說：

「佛解亦不深。如其解深，何故說深？」

也就是說，佛陀本身他所理解的、所解了的、所通達的，其實也不是很高深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佛陀已經通達極其深妙的大乘法義，那他為什麼還會說大乘的正法非常的甚深難解呢？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說，假設佛已經完全解了通達高深的大乘正法，那麼他就不應當說「大乘非常的高深」。就好像說有一門學問，不懂的人會覺得它很難，可是懂的人就覺得不難、很簡單，是不是？

佛在經當中，也常常這樣告訴我們，佛的境界非常的高深、難知、難通達，乃至佛也一再宣說大乘正法極其深妙。可是，當佛這樣講的時候，我們卻可能生起一種錯誤的理解，以為：「佛啊，其實你自己也不懂。就是因為佛你不懂，你才會說大乘非常深。如果佛你真的通達大乘的話，那你就不應當說大乘非常的深妙；反而應該覺得它很簡單才對。」就好像世間有一門學問，知道的人就會說這個很簡單，是不是？因此，假設我們因此認為，佛的智慧其實也沒有那麼高深，因為佛對自己解了的事情也不能夠很深入、很深遠；因為如果佛能夠解了非常深遠的真理，為什麼還要說它非常的高深呢？反而應當說很容易才對。假設我們這麼認為的話，那麼「如是起怖畏者不應爾」。

何解「如是起怖畏者不應爾」？因為大乘的真理非常的高深，連佛也無法解了、也無法究竟的悟入，因此佛才會說它深妙；既然連佛都「解不深」，更何況是我呢？連佛也不能夠完全的通達，更何況我呢？我連佛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上，連佛都這麼講了，我又怎麼能夠解了呢？於是心就怖畏、軟弱，自認為這個不是我能夠做到的事情，我無法通達。

然而，這樣的想法是不正確的。

我們應當明白，大乘本身所代表的，本來就是極其深妙的境界；而佛的境界也確實是極其深妙不可思議的。只是，佛在為我們眾生說法的時候，會隨順眾生不同的根機與智慧程度，而告訴我們相對應的教法。對於我們凡夫而言，佛所說的是我們目前尚能理解的部分，所以我們能夠聽懂。但是相對，對於大菩薩，佛自然也會為他們宣說更深妙的大乘法義，而那些大菩薩，也同樣能夠聽懂、理解，乃至證入。

修學佛法本來就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，必定是如此。沒有人一開始就能夠去入於甚深之處，都是循序漸進、由淺而深地修學。所以要明白，智慧本來就是一步一步培養出來的。前面所說的聞、思、修，不正是如此嗎？在第一大阿僧祇劫之中，菩薩不斷地修習聞思修；在聞思修的過程當中，從十信位、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，光是這些階位就要修一大阿僧祇劫，累積福德智慧，才能夠進入初地。而初地相對於十地圓滿的境界，還要差兩大阿僧祇劫。智慧就是這樣慢慢的提升，隨著智慧的提升，我們就才能夠由淺而入於最深遠之處。

因此，佛只是如實地告訴我們他的境界非常的高深。然而，佛說「深」並不代表佛自己無法理解大乘，覺得大乘非常的高深，是他所理解不來的。佛之所以這樣說，自有他的用意，那是為了讓我們了解，究竟的真理不是非常容易就能夠通達的。

相對而言，小乘所證的境界很簡單。你最多修三生，就能夠證得我空的智慧，就能夠把煩惱斷；然而，法空的智慧不是三生乃至六十劫能夠辦圓滿的，而是必須歷經三大阿僧祇劫。既然所要證入的境界如此深廣，相對地，也必須具備同樣深廣的智慧。為了讓菩薩有這樣的決心、精進力，因此佛才會告訴菩薩，佛的境界極其高深、不可思議。

可是，你不能因為佛這樣說，就誤以為：「佛他自己也不明白，如果佛真的明白，就不會說深了。」

反過來說，如果佛把這些境界說得很淺、很容易，我們反而會誤以為佛的智慧與境界非常簡單、輕易可得。然而，事實根本不是如此。若我們因此把它看輕了、看低了，結果修學了一段時間之後，發現自己始終得不到那樣的智慧，難道又要反過來責怪佛陀：「佛你騙我，明明很高深，卻又說很簡單。」

要明白，凡夫與佛之間的差距，猶如天地之別。因此，我們不能因為佛說「深」，便誤以為佛自己也不明白。所以說，如果認為「佛解亦不深」，佛自己都解不深了，那更何況我呢？而因此害怕怖畏。這樣的想法是不應當的。

甲三、深非思度解

深非思度解者，若汝言：「何故此深非思量境界？」如是起怖畏者，不應爾。

「深非思度解者」，也就是偈頌中第二句的內容。

「若汝言：『何故此深非思量境界？』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你們這樣認為：「為什麼這樣高深的境界，不是我們可以用思量分別去理解的呢？」

所謂，「非思量境界」，意思是說這並不是用我們凡夫的分別心所能夠思惟、揣測、想像的

境界。我們要明白，不要講初地菩薩的境界，光是在第一大阿僧祇劫修行的過程當中，其實就已經有許多境界，不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所能夠了知的；更何況初地菩薩以上的境界，更不是我們現在所能了知的。乃至佛陀至高無上的境界，更不是我們的分別心所能了知的。

因此，當我們心中不斷地想：「為什麼這樣深妙的境界，不是我可以思量的呢？」就是在那邊，一直執著在思惟這件事情。也就是說，一直在想：「為什麼這深妙的大乘真理，不是我現在能夠思量的境界？為什麼佛的境界不是我能夠想像的？為什麼……」事實上，我們真正應當做的，就是不要一直反覆執著地去想這個事情，而是認真地去修學。

正如前面所說，所有的佛一開始也都是從凡夫修起的。只要我們堅定的走這個菩薩行，只要我們堅定在大乘的法義當中不斷的聞、思、修；終究有一天，我們也能夠達到跟佛的境界一樣，而能夠悟入最究竟深妙的真理。

要知道，真理本身原本就超越語言文字所可以表示的，也超越我們的分別心所能夠思維揣測。真理本身，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然而，佛陀已經用很大的方便，透過語言文字為我們敘述，那我們就應當依循佛所宣說的這些文字教法，循序漸進地修學。終究有一天，我們也能夠透過他所教導的方便而引發出世間無漏的智慧，然後真正悟入真理。

因此，若我們總是在想：「什麼原因這個深妙的真理，不是我們的分別心所能思惟的呢？」其實，一直去計較件事情，並沒有意義。假設這麼想而生起怯弱之心，使自己在修學大乘法當中而有退縮的話，那便是不應當的。

總之，大乘的深妙法，本來就需要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聞、思、修，最後才能夠證得、才能夠圓滿。因此，我們就只管認真的聽聞大乘法、修學大乘法就好。

甲四、解深得解脫

解深得解脫者，若汝言：「何故獨解深義能得解脫，非思量人能得解脫？」

如是起怖畏者，不應爾。

「解深得解脫者」，也就是偈頌中第三句的內容。

「若汝言：『何故獨解深義能得解脫，非思量人能得解脫？』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你們這樣想，為什麼唯有解了甚深法意才能得解脫，而不是一個單憑思量的人就能得解脫呢？」假設因此起怖畏的話是不應該。

「如是起怖畏者，不應爾。」

也就是說，因此而生起怖畏之心，那是不應當的。換句話說，所怖畏的是：「為什麼唯有解了甚深法義才能得解脫？」

所以，這裡所謂的「解」不是指文字上的理解。這裡所說的「解」，是指由無漏智慧而證

得深妙真理。唯無漏智慧現前，證得深妙的真理，才稱為「解深義」。因此，這個「解」並不是屬於思維分別的理解，而是指證得真理進而解了、通達的意思。唯有證解深義，才能得解脫。換句話說，當無漏智慧現前的時候，才能夠證解深義，才能夠斷煩惱——斷煩惱障、斷所知障——得解脫，必定是如此。不能夠只憑藉思維觀察這種屬於文字上的理解就能夠得解脫。光是文字上的理解，或者說透過文字所詮顯的道理，而產生一種分別心的理解，那就能夠得解脫嗎？不行的。因此，我們要有這樣的認知，光是聞、思，並不能夠得解脫，到了「修」的階段才有得解脫的可能。只是聞，只是透過文字上、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，這並不能斷煩惱。至於思，雖然比聞更進一步，因為聞還只是停留在文字的範圍內，而思維能夠更深入去理解文字背後更深的道理，但它畢竟還是一種分別的思量理解而已。唯有當我們進入止觀的時候，成為「修慧」時，才有力量能夠把煩惱斷。聞慧、思慧是不能斷煩惱的，唯有修慧才能斷煩惱。

因此，前面所說「要解深義才能得解脫」，真正的意思是，必須到了修慧的階段，由止觀的加行，才能夠使我們通達真理。當通達真理的時候，才稱為「解深義」；也唯有如此，才能夠把煩惱斷，才能得解脫。

當我們明白「解深才能得解脫」這個道理時，內心會生起這樣的疑問：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呢？為什麼一定要經過聞、思、修，到修慧的階段透過止觀的加行，把這個深義來證入？為什麼不要聞慧就好了？為什麼不要思慧就好了？我只要明白這個道理不就好了嗎？今天佛講的這些事我都懂了，佛講的這些道理我都懂了，為什麼不要這樣就好呢？為什麼還要這麼麻煩？為什麼還一定要真正通達甚深法義，乃至無漏智慧現前，才能得解脫呢？」

如此一來，變成因為這樣思惟之後，內心便生起怖畏，進而退縮，而不願修學大乘深妙之法，那是不應當的。所以這等於是說，彌勒菩薩在這裡，是在告誡佛弟子，不應當以種種的理由，而對大乘法生起怖畏之心，就因此退失、不願修學大乘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往往會替自己找理由、找藉口，認為：「大乘這麼難，不是我所能夠通達的。」於是便因此放棄，不願修學大乘。然而，這樣的心態是不應當的。

這就是此處「遮止怖畏大乘法句」的意思。

B3、結勸分四：C1、捨小向大，C2、遮謗毀？，C3、遮邪思？，C4、遮惡意？

C1、捨小向大分二：D1、順承續論，D2、以三「小心」反襯「大心」

D1、順承續論

如是已遮怖畏此法句，次以不信成立大乘。

接著便是「以不信成立大乘」。

前面已經說明，彌勒菩薩告誡佛弟子，不要怖畏大乘法句，不要對大乘法生起怖畏之心，不要因為種種原因而替自己找藉口、找理由，進而退縮，不願修學大乘。前面所講的，主要是在防止這種情況發生。

接下來則更進一步說明，正因為你們這些小乘人不相信大乘，反而能夠成立大乘的真實性。

D2、以三「小心」反襯「大心」

偈曰：

由小信界伴，不解深大法，

由汝不解故，成我無上乘。

這一段偈頌，是彌勒菩薩所宣說的。

由於小信、小界、小伴這三個原因，因此不能夠解了通達深大法（就是大乘法）；並且由於不能夠解了深大法的緣故，反而能夠來成立我們的無上乘是真實性、不容質疑的。接下來，就是世親菩薩的。

釋文對讀分四：甲一、小信，甲二、小界，甲三、小伴，甲四、後敘總結

甲一、小信

釋曰：

小信者，狹劣信解故。

「**釋曰**」——就是世親菩薩要解釋。

什麼叫「小信」呢？就是指像你們小乘人，對於真理的信解心非常狹隘、狹劣，因此稱為「小信」。也就是說，你們對於真理的認知，只侷限在一個非常狹小、狹隘的範圍內。當然，不能說你們完全不信解真理。你們透過小乘法、聲聞乘法來修學，當然這也是佛所宣說的。然而，佛在為眾生說法的時候，會隨順眾生根機而施設不同教法。因為眾生本身的條件不同，有的眾生只能理解少許的法、少許的真理，他對真理的理解只侷限在少部分而已，如此所生起的信解心，是狹隘的、狹劣的，這就稱為「小信」。

甲二、小界

釋曰：

小界者，阿梨耶識中熏習小種子故。

「小界者」，這個「界」，其實就是「種子」、就是「因」的意思。

世親菩薩解釋說：

「阿梨耶識中熏習小種子故。」

所以，所謂「小界」，就是指在阿賴耶識當中，只薰習了小種子。也就是說，過去只有聽聞小乘法、聲聞乘法，因此他們的正聞薰習就只是少許而已。這麼說好了，小乘法跟大乘法相對比的話，就相當是大海跟一滴水的差別。小乘法，相當是一滴水；大乘法，則廣如大海。因此，以量來講，就是有大小之分。這些小乘行者過去所聽聞的教法，也不過如同一滴水般這樣分量的聲聞乘法而已。縱然他們也有所謂的聞薰習，也有聽聞聲聞乘法，好比說有聞薰習四諦、十二因緣等，但是相比於大乘，也還不過是少許而已。因此，在第八識當中的正聞薰習，也就是這些少許的聞薰習種子而已，這就稱為「小界」。當然，他將來得解脫、得煩惱斷，也不過就是透過這些小種子、少許的種子，而成就其解脫果位。這就是「小界」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你們這些小乘行者，對於佛法、對於真理的信解，天生來說便較為狹劣；你們在佛法當中所聞學的信念，也屬於少分，因此稱為「小界」。還有，你們在佛法當中所聞薰習的種子也是少許而已。或者也可以這樣理解，聲聞種性相比於菩薩種性，聲聞種性也只是一個小種子而已。因此，「小界」可以理解為，其種性本身便較狹小、有限；其次，他們所正聞薰習的小乘法，若與大乘法相比，也是少許而已。

甲三、小伴

小伴者，相似信界為眷屬故。

這個「伴」，就是同伴、助伴的意思。也就是說呢，你們是以一個「相似的信界」作為自己的眷屬與同伴。所謂「相似的信界」，就是前面所說的小信與小界。換句話說，你們的同伴、你們的眷屬，都跟你們一樣，具備這種狹小的信解與少分的聞薰習。

如果對比於菩薩的話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菩薩所具備的是廣大的信解與廣大的正聞薰習。然而，你們是以這種具有廣大的信解、廣大的正聞薰習的人作為眷屬嗎？不是。你們小乘行者，只不過是在小乘的群體當中彼此抱團取暖而已。你們終日聚在一起，然後只學習小乘法，並且彼此相互肯定小乘法，然後去批評大乘、去否定大乘，不是嗎？正因為你們始終處在這種小信、小界的群體當中，以同樣具有小信、小界的作為自己的眷屬與同參道友。換句話說，在小乘的群體當中，裡面會有大乘人嗎？不會的。所以，你們的視野始終受到限制。

假設你們當中有一個大乘人作為善知識來引導你們，那麼你們就不至於停留在小信、小界的層次。在大乘善知識的引導之下，你們的視野會變得非常寬廣的；對於真理的通達、信解也會變得深廣，而不至於說目光短淺。而且，你們在大乘人的身邊，你們也只會正聞薰習無量無邊的大乘法。

可是現在你們的情況並不是這樣。你們始終處於小信、小界人的身邊，因此彼此相互影響，也連帶使得自己的眼界變得狹小短淺。然後，你們的信解便狹隘而狹劣；所謂的聞薰習，

也不過只是聽聞少分的小乘教法而已。如此一來，便永遠活在這樣狹小有限的境界當中。就好像說井底之蛙一樣，永遠活在自己這種小天地當中，誤以為這就是一切了。

甲四、後敘總結

此三若小，則不信別有大乘。由此不信，則成我所立是無上法。

首先：

「此三若小，則不信別有大乘。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這三方面——小信、小界、小伴——都只是少分、狹小、狹隘的境界，那麼你們自然就不會相信，也不會接受另有一種深廣微妙、超勝殊勝的大乘法存在。

接著，論中又說：

「由此不信，則成我所立是無上法。」

也就是說，正因為你們的不信受，反而能夠成立我所建立的大乘法，確實是無上法。

就像前面所說的井底之蛙一樣。牠不知道井的外面還有一個寬廣的天地，那難道一群井底之蛙否定了外面的天地，那廣大的世界就不存在了嗎？不會的。外面的天地還是依然存在。同樣的，你們這一群小乘人，因為小信、小界、小伴的緣故，不相信有大乘。但難道就會因為你們的不相信，大乘就沒有了嗎？就不存在了嗎？不是的。反而正因為你們的不信，更能夠確立大乘這樣無上法的真實性。佛法常常會用這樣的比喻，好像一個眼盲的人，他看不見太陽，也看不見種種事物，那難道太陽就不存在嗎？不會的。不會因為一個眼盲的人看不見太陽，太陽就不存在。問題不在於太陽不存在，而在於那個眼盲者本身缺乏看見的能力。同樣地，小乘行者由於信解狹隘、狹劣，因此其認知就是這麼樣的短淺，就像俗話所說的「鼠目寸光」。然而，他看不到很遠的事物，但不會因為他看不到，那些事物就不存在。所以說，你們的不相信、不接受，反而更能夠成立大乘的真實性。

因此，偈頌所謂「由汝不解」的原因就在於，首先，你們本身一開始信解，就侷限在小乘法的範圍內，而小乘法本身就是狹隘的。其次，由於你們長久聞薰習小乘法，由所薰習的種子、所薰習的因開出來的果，最多就是證得聲聞道，不能夠達到像佛菩薩這種高深的境界。再其次，你們又始終在這樣的小乘人群體當中，彼此抱團取暖，自是非他，自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真理，並進一步否定你們以外的一切。

然而，你們這樣做終究只是徒然。不會因為你們否定大乘，就真的沒有大乘。相反地，反而恰恰可以透過許多譬喻來說明，正因為你們的不信受，更加成立大乘的真實性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20 講）